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至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史堂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六

序

送楊支使序

楊憑為御史中丞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文有興

致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

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

繫之

送鄭尚書序

予獨按昌黎序事絶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矣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

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
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
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
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
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
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
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
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

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歴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許郢州序

按唐書于公多刻退之文多托之以諷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

之務為己任者予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予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予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

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其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唐荊川曰此文作二段後總收

贈崔復州序

此與送許郢州序同意而規諷于公處最含蓄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巳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

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幽州李端公序

命意高結體奇轉掣從天降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其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

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馬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學班掾之文其嚴緊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

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别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令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簸弄故出没變化不可捉摸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

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

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唐荆川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内無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以交游離合之情為文又一種風調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

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録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徳李生温然為

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禄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覽此文與歐陽公食貨誌相參看始得肯綮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旁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

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
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
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
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
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
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
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
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靖邊庶幾

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

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爲序

贈張童子序

張本與昌黎同舉進士而其贈文特呼之爲童子其以唐有童子科乎言莊而嚴其序事處錯雜而煞有條貫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

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

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

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荆川曰只是科舉常事而敘得何等頓挫

送牛堪序

此必牛堪不謝舉主故昌黎為文云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禄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

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唐荆川曰此篇文字意格奥常

送竇從事序

奇崛

踰甄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

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送石處士序

以議論行叙事當是韓之變調然予獨不甚喜此文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

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榖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

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
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
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
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
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
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
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

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以烏公得士為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伯樂一過兾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兾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兾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
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
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
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
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
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虛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
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

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

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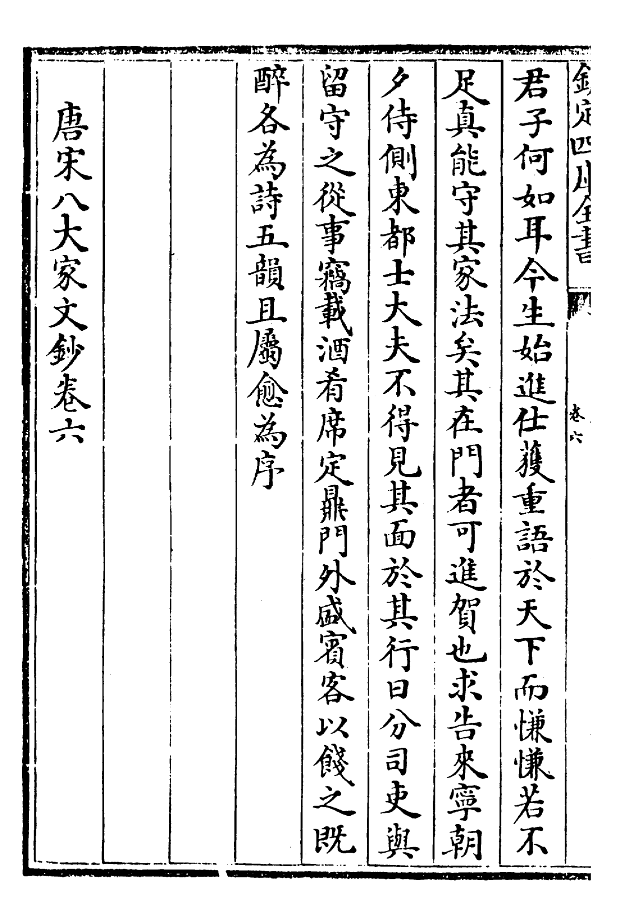
兮誰與翺翔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鄭十為校理序

古人古直朴渾之文有如是者今人類不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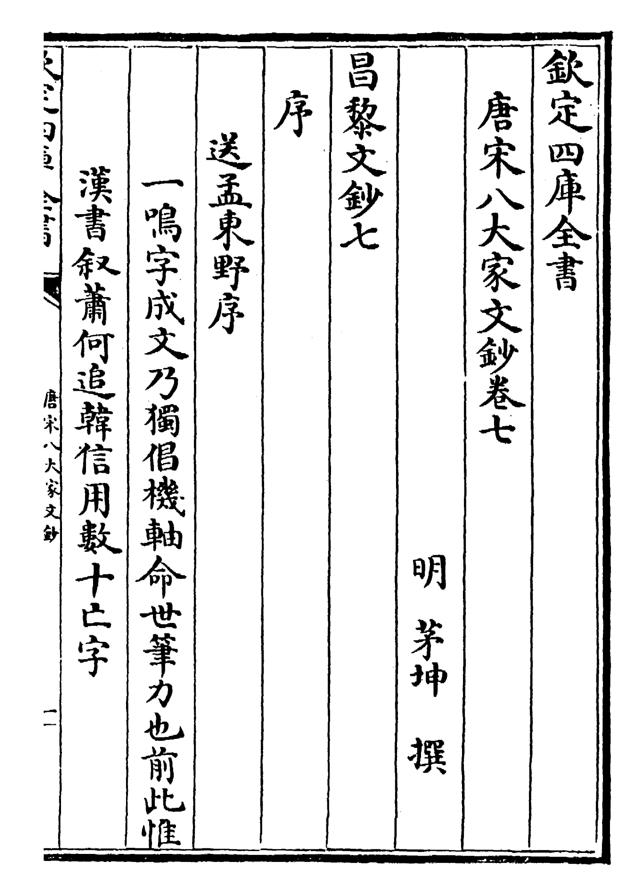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别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

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髙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巳而務博施以巳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



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七

序

送孟東野序

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惟

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乜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

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興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徳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

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翶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唐荆川曰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

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頴傳同而雄邁過之

送董邵南序

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儁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首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懐抱利器鬱鬱適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

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秀才序

轉掉如弄蛇如興雲總不遇之感借酒上蕺弄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顔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令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秀才序

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巳門户故其文

有雄視一世氣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盖出曽子自孔子没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

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賛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將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唐荆川曰此是立主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送齊皞下第序

大略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

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良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譽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令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

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令舉天下人焉則非令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

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其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何堅序

文旨甚漫於中咀嚼之亦有一段韻折

何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

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唐荊川曰此篇在短文中尚為奇作

送區册序

昌黎謫官時調信悽惋慨慷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賔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

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賔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説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

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自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

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宫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

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廖道士序

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户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

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

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别申以問之

送張道士序

贈意在詩序言其故耳此文一體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
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為國笞羌夷詣闕三上
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
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
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竢報歸袖風
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
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

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陳秀才彤序

有蘊藉沉着大意以彤之為人不待考其文而可見也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

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頳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争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業焉以考其文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

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浮屠文暢師序

髙在命意故逈出諸家而闔闢頓挫不失尺寸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

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来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

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巳害也猶且不

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予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唐荆川曰開闢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下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送高閑上人序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敘實處亦大類

莊子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决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

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風雅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争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

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褎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

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荆潭唱和詩序

雋永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覊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

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諸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唐荆川曰此篇文與䣊山詩序本叙事只略用

數句議論引起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前半是經下半是緯而氣亦跌宕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

難茍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懐也若築河堤以障
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
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
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
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
逐雲月不足曰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
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
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

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諌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温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感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馬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别卷韋俁徆余題其首

石鼎詩句詩序

文極頓挫後之法家多有痕迹惟公不然

紀事纂言如太史公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

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

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頡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来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

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覔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覔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

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剜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彊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

清 喜 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 彌明 皖皖無刃迹團團類天成 師服 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 喜 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 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 師服 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 何當出灰灺無計離鉼罌 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 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 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 彌明 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 師服 旁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 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彌明 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 師服 常居

顧盻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凉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明

朱子謂此文韓子自況詩亦含譏訕輕侮之意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八

記傳

新修滕王閣記

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宕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

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辟令三十年而公来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憤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

而詞氣多澹宕奇詭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

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愽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

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漑
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
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唐荊川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
壁之意亦變體也
燕喜亭記
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
歐公文大畧有得於此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其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来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

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源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

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縣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徳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河南府同官記

烟波感慨甚曲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

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
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
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
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
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
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
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
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吴郡顧公盧公去河南

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

違其先作帥荊南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

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宫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畫記

妙處在物數龎襍而詮次特悉於其記可以知其畫之絶世矣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

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

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劒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蓋蘇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

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國本絶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来余懐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雅致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賛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于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

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

以記之而陷置于壁中俾来者得以覽觀焉

科斗書後記

典實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氷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来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氷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

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寳蓄之而不暇學後来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来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語註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賔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賔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

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来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嘷刼衆阻兵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来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薫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

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鄆州谿堂詩記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蓴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

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悦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乗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寇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慽以恩則横而

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恱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兹不亦休乎昔者人

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狥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

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
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
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
用不屈谿有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
斁遺此邦是庥

太學生何蕃傳

此篇總在兩不遇上相感慨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

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敢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

吡之六館之士不從亂玆非其勇歟惜乎蓄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圬者王承福傳

以議論行敘事然非韓文之佳者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

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

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

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

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鑑焉

毛穎傳

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

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

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頴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

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

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冐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絶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王遵岩曰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

論尤高古直逼馬遷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